

鄉

5B 羅其明

每逢學校的長假期，媽媽總會帶我回鄉一次，探望外公外婆。外公外婆經營一家酒舖，有客人來時，會熱情友好地招呼客人；沒有客人時，便與老相識喝喝茶、下下棋、聊聊天，日子過得非常悠閒舒適。

店舖以前舖後居的方式經營，前半部是店面，後半部用木板隔出了睡房和廚房。店面的左邊排滿了兩排大酒缸，一個大缸足足需要我和妹妹兩個人才能環抱得起。客人來時，總會先親切地和外公外婆打招呼，然後才說需要買甚麼酒。我總喜歡自告奮勇地幫忙，費力地將酒缸上的蓋子移開，用大大的勺子舀出滿滿的一舀酒，然後用漏斗把酒倒進客人的瓶子內，拿給婆婆量重。這時，客人總會親切地拍拍我的頭。店裏，空氣中瀰漫着淡淡的糯米酒味，那氣味不像白酒般刺鼻，而是有着醇香的甜酒味。

記得有一天吃過午飯後，我無所事事，決定去睡一會。外公外婆的床是硬木板床，沒有家裏柔軟的床褥，沒有舒適的被子，只有厚重的毛毯。房間縈繞着一股淡淡的藥油味，是外婆身上慈祥的味道。聽着門外媽媽和外公外婆的輕聲交談，我慢慢地酣然入睡。睡醒後，推開木板門，滿滿的陽光灑入我的眼內，整家店內都是溫暖的金黃一片。春日下午正是曬太陽的好時候，搬出外公的太師椅，放在店門口側，暖洋洋的陽光溫柔地鋪在我身上。半躺着，看着路上悠閒的行人，他們說着客家話，即使我不太聽得懂，也感覺格外親切。很多年後的現在，我仍然記得這個好眠溫暖的午後。

在鄉下的時候，外公偶爾會帶我去探望太婆。年幼的我每次見到這位老人，總會想：這是我媽媽的爸爸的媽媽啊！帶着恭恭敬敬的心情端上一杯茶，然後就被長輩用小孩子別打擾老人家休息的理由，着我到屋子外玩去。太婆的屋外有一大片菜地，我

喜歡穿着水靴，調皮地在尚未播種的泥土上踩來踩去，留下我小小的鞋印。有幾片菜地種了豆莢，外婆會將已經成熟的豆莢摘下，作為新鮮的食材。我總是無法分辨甚麼樣子的豆莢才算是成熟了，不能幫忙，只能圍着外婆好奇地問東問西，外婆也會笑瞇瞇耐心地回答我。大片綠油油的田地，總讓人心情舒暢。

悠閒的假日總有結束的一天，我們一家需要坐上凌晨歸程的汽車。媽媽把我從溫暖的被窩裏挖出來，迷迷糊糊地幫我穿戴好。走到屋外，抬頭一望，我頓時懷疑自己是否還在夢中！狠狠地揉一揉眼睛，那一望無際的滿佈星星的夜空仍在眼前。我像呆小子看見絕世美女一樣，睜大眼睛，張大嘴巴，愣愣地看着這美麗的星空。那繁星，比世界上最昂貴的鑽石還要耀眼；那夜空，比頂級的天鵝絨更高貴優雅，我覺得即使是梵高的名作《星夜》，也無法媲美大自然這鬼斧神工的作品！此刻，我只恨自己言詞的貧匱，無法找到更合適的詞語來描述這美麗的星空。沒有任何建築物阻擋我的視線，我恨不得脖子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轉，讓我全方位地欣賞這星空，即使脖子已經酸痛，我也捨不得垂下頭來。從此以後，我再也沒有看到如此宏偉的星空，平時在城市裏能偶爾看見一兩顆星星，已是非常幸運的事。

現在，我走在街上，看見匆匆走過的神情麻木的路人，總會想起淳樸熱情的鄉友們；傍晚回家，看着黑沉沉的夜空，總會想起那耀眼的星空；在輾轉反側的夜晚，份外懷念那個讓我酣然入睡的午後。

年前，外公外婆那家醇香的酒舖子已經被政府徵收，倒在推土機下。那地方，已建起了一棟棟簇新的房子，成為城市化的又一象徵。這些故鄉的事情，只能成為回憶，讓人不斷懷念。